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百七十二

南菁書院

求古錄禮說十

臨海金鶚誠齋著

周代書冊制度考

書冊之制歷代不同周之書冊皆用竹木其制度可考而知也
鄭君注中庸云方版策簡也聘禮注亦云策簡也方版也蓋以
竹爲之曰簡曰策以木爲之曰方簡一曰畢爾雅釋器云簡謂
之畢郭注云今簡札也學記云呻其佔畢鄭注云吟誦其所視
簡之文是畢爲簡也簡又曰牒說文云簡牒也簡又曰籥說文
云籥書僮竹筥也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筥廣雅云籥筥籥
也少儀云執筴籥尙左手筴爲著籥爲占兆之書故筴籥連文
鄭注云籥如笛三孔龜筴之筴與羽籥之籥連文爲不類矣書金縢云啟籥見書書者占兆

之辭籥所以載書故必啟籥乃見書也

馬融注云籥開藏上兆書管也鄭王注並同不

知籥者啟鍵之器可言啟鍵不可言啟籥且當是時惟取占兆之書以出而置不與焉無置則無鍵又安用籥近王氏伯申曾

辨之是籥卽簡漢時則曰筥曰籥也簡與策不同左傳孔疏云單

執一札謂之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故於文策本作冊象其編

簡之形是簡與策異然編簡爲策則策卽是簡故鄭君以策爲

簡也釋名云簡閒也編之篇篇有閒也又簡一名札釋名云札

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是諸簡連編者亦名爲簡蓋對文則

簡與策別散文則簡與策通也方一曰牘說文云牘書版也論

衡量知篇云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斷木

爲槩枅之爲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牘此簡策用竹方版用木之

證也古者用策用簡牘之別以文之多少而異聘禮記云百名

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鄭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自秦

以後始稱字

杜預春秋序云諸侯各有史官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

牘而已孔疏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爲書字有多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如聘禮記所云是也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爲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案策與簡牘之異杜預所言與聘禮記不合事雖小而其文多不可不書於策事雖大而其文少亦可以書於簡夫弑君大事也而崔杼弑莊公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是知大事未嘗不書於簡也大事可書於簡則小事亦

可書於策矣六經文字一皆在策蓋其文既多必須編簡爲之初不以事之大小而有異也史記云孔子晚好讀易韋編三絕易既編而成策則諸經可知晉書束皙傳太康二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皆簡編科斗文字襍寫經史可見六經皆編而爲策矣簡策長短之度說者不一蔡邕獨斷云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孔冲遠春秋疏云鄭元注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與六經異也士聘禮賈疏鄭作論語序云易書詩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賈孔之言長短大異竊謂孔疏是也漢書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

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

鹽鐵論云二尺四寸

之律古今一也曹褒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與律令同錄

則律書之簡亦必以二尺四寸言三尺者舉大數耳鹽鐵論謂

古今一也則周之律書亦二尺四寸可知律書既二尺四寸則

六經之策亦必以二尺四寸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

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

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二尺與二尺四

寸相近蔡邕言策長二尺與此所得竹書二尺合是皆以漢尺

言之漢尺大於周尺二尺約當周之二尺四寸也孔沖遠謂簡

容一行字鄭注尚書云三十字一簡之文漢書藝文志云劉向

以中古文

古文在中秘者謂之中古文

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率簡二

十五字者脫亦二十字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是一簡容字有多少然要自二十字以上大約以三十字爲歸周之一尺二寸當今九寸六分恐不容三十字周之六寸當今四寸八分孝經之策毋乃太短乎且彼謂論語策三分居一又謙焉若六經策一尺二寸論語三分居一當爲四寸四寸當今三寸二分其短尤甚矣論語一簡容八字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錯簡可證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又一證也若三寸二分豈能容八字乎今觀賈疏論語策實是八寸以三分居一推之六經策當二尺四寸孝經當一尺二寸與孔疏合二疏同引鄭君論語序不應有異然則賈疏尺二寸三字必是二尺四寸之譌可知矣

此後人傳寫之譌非賈氏所引誤也

論語策八寸容八字六經策二尺

四寸者容二十餘字至三十字其制自合大約一寸容一字古
用科斗大篆其字體不宜小又一簡止容一行則字體更不宜
小故每一寸容一字也古人書策每行亦不拘字數故或有二
十五字或有二十二字推之或二十三字或二十四字皆未可
定矣此由字體有繁簡繁者宜疎簡者宜密總欲其點畫之明
析而已方版之制長短未聞然其所書自百字以下或爲五行
每行二十字或爲四行每行二十餘字則其長亦當有二尺餘
其廣大約五六寸若二三行者其廣不過三四寸有長方形故
謂之方非必正方也至於書字亦以筆墨筆自古有之非始於
蒙恬也蒙恬始用兔
豪耳詳
筆考若有不當則以刀削去之更書他字此皆可考而知也

字考

宁爲古之治朝大禮所在而從來解者皆失之爾雅釋宮云門
屏之間謂之宁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孫炎云門內屏外
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郭璞注不言門內屏外但云人君視朝
所宁立處曲禮云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
疏引爾雅李郭二注解宁字又云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
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此數說皆以宁
專屬人君釋名云宁佇也將見君所佇立定氣之處也此則以
宁專屬人臣案爾雅以門屏之間釋宁謂門之外屏之內其地
皆爲宁則宁兼君臣矣宁與著通齊風俟我于著乎而毛傳云門屏之間曰著集韻引詩作
宁是宁與著通也左氏昭十一年傳云朝有著定杜注云著定朝內列
位常處此叔向爲單子言之著定意屬人臣故杜解以列位周

語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此明以宁屬人臣蓋宁之義
取於佇本屬臣言而人君視朝亦立其位亦可謂之宁故宁兼
君臣凡視朝臣必先入佇候君乃出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
出而視之先言臣入後言君出是臣必待君可知論語記孔子
在朝先言與大夫言後言君在又其明證然則朝之禮臣必佇
立以待君君不佇立以待臣此君尊臣卑君逸臣勞古今之通
義也諸侯之朝且然

玉藻論語皆
言侯國之禮

況天子乎孔疏謂天子當宁

而立以待諸侯之至誤矣雖天子於諸侯似有賓主之義然尋
常賓主相見亦必賓先至門外佇候主人乃出迎賓況君臣乎
孔說大謬而邵二雲爾雅正義引其說且云諸侯未集天子佇
立於此何其不察乎釋名謂臣將見君而佇立其義自當然宁

實兼君臣而乃專以臣言失之矣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文承

兩階閒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三句所指各不同兩階句

指君言

郭注人君南鄉當階閒

中庭句指臣言

郭注羣臣之列位也

門屏句則兼君

臣言次第最爲分明解者徒據曲禮天子當宁而立之文宁屬

於君又當宁與當依對依在牖戶閒負依爲當依則當宁亦必

負宁故釋宁爲人君視朝所宁立處其地在正門內兩塾閒君

出門外而負之也殊不思宁之義取於人臣佇立待君左傳著

定國語位著皆明言人臣豈可以宁專屬人君乎當之義不一

有以負之爲當者天子當依而立是也有以鄉之爲當者鄉射

當階北面揖是也有以居其中爲當者天子當宁而立是也宁

有南面北面東面西面之位

治朝之位見周官司士詳朝位考

君南面正居其

中是謂當宁豈必負之而後爲當宁乎邵二雲亦謂當宁猶當
依因爲之說云諸侯旣集天子出至屏外負屏而立其上文云
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夫屏旣在門外不可近門而天子又
出至屏外是距門頗遠天子立于廷中矣豈有此朝儀乎天子
屏在路門外其說本于曲禮孔疏疏云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
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不知屏所以塞門若遠于路
門而近應門何得謂樹塞門乎旣近應門則爲應門之蔽是內
屏非外屏也豈不自相矛盾乎若近路門則臣之北面者爲屏
所障矣邵氏知二說之不可通故創爲王出負屏之說要之亦
不可通也司士云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
從者在路門之左是皆與門切近王之位必更在其北蓋在闕

外當兩塾之間

門內外皆兩塾此外塾也

羣臣初各佇立其位及王出乃同

至中廷先後分班序立再拜稽首

經不著臣拜之文夫君且揖臣臣豈可不拜君朝則必拜

以是爲人所共知故不著也後儒乃謂治朝不拜不亦謬乎

拜畢各復其位司士乃詔王出

揖此時王當立於門外雷之外離門不過數步

司士云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可

知王出離門矣然王族故士等位迫於門則王亦不必遠於門而揖之矣

豈有遠立於屏外者乎夫

治朝雖無堂而既於門爲朝其制亦必與堂相似門側有塾塾

有堂

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注夾門堂

堂之高雖無九尺亦當有階約三級

或五級中間之地不與兩旁堂高相等然亦必高於平地望之

有若堂然其下爲廷

說文廷朝中也

亦若路寢庭然朝之初王在兩塾

之間羣臣拜於其下亦拜下之義所以正尊卑之分也既而王

降而揖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也朝與覲不同覲禮天子不下

堂而見諸侯朝禮則下而揖羣臣春曰朝而秋曰覲殆亦取溫肅之義也然朝雖異於覲而遠出立於中廷降尊太甚必無是禮矣且曲禮所謂當宁之朝乃諸侯來朝者先位于此以通姓名詳朝位考後乃入廟行覲禮其朝與常朝不同諸侯不拜王亦不

揖其位但在闕外兩塾閒竝不出外雷而謂遠出至屏外則尤妄矣李巡謂宁在正門內兩塾閒正門卽應門也孫炎謂宁在門內屏外此門字蓋亦指應門然周官司土朝位明言路門而謂宁在應門內兩塾閒其亦誤矣諸侯宁位亦與天子同焦氏循羣經宮室圖云天子宁在路門外屏內諸侯宁在路門內屏外此其說亦誤宁爲君臣朝位之地屏近於門路門內屏外地無幾何以爲朝位乎鄭注司土明言王日視朝於路門外之

位未聞朝在路門內之兩塾閒者也若謂人君先立於此以待

羣臣之至此又必無之禮也

謂天子宁在路門外屏內此即孔疏之說上已駁之故此不駁江

慎修駁孔疏之誤謂天子屏在應門外諸侯屏在雉門內

江云天子

以應門爲正門諸侯以雉門爲正門

宁則在路門外然如其說則門屏之閒謂之

宁惟諸侯可言若天子屏在應門外而宁亦在路門外則非門

屏之閒矣諸說皆與經不合總之泥於天子外屏諸侯內屏之

說故皆不可通不知此二句本非經文出於禮緯及荀子未可

據也竊謂天子諸侯皆內屏

詳廟寢制度考及屏考

所謂門屏之閒謂之

宁者路門之外屏之內也屏必設於正門天子在應門內諸侯

在雉門內所謂樹塞門也如此則與經無不合矣

宮廟設碑之所先儒皆無確解鄭君注聘禮云設碑近如堂深
士昏禮疏云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李如圭儀禮釋宮從之
敖繼公則謂碑居庭東西南北之中鶚案二說皆非也士冠禮
設洗南北以堂深若設碑亦如堂深則洗何不曰南當碑乎鄉
射設楅于中庭南當洗若碑亦當洗何可以設楅乎卽或楅稍
北於碑而楅之南司馬所有事鄉射禮云司馬當楅南北有碑

則礙矣是知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者非也聘禮云饗飪一牢鼎

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

鄭注鄉飲酒禮云堂邊曰廉此內廉謂西階以東之廉也

東面

北上上當碑

上謂鵠鼎也陪鼎三以鵠爲上

夫曰階前則其地必近階鼎設于

此而當碑則碑之近階可知若碑遠在中庭

指南北之中言下倣此

豈可

謂階前乎公食大夫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以脩幣致之庶羞